

第二章 過去關於漢語教科書的左音與正音的研究

過去關於老乞大朴通事的研究，有第一，版本；第二，中韓交流史、朝鮮文化風俗；第三，韓語語法、韓語詞彙、韓語語音、韓文字母發展史；第四，近代漢語語法、近代漢語詞彙、近代漢語語音等不同的研究面向。

1970年代以來，老乞大朴通事的版本零零星星被發現，版本研究根據序、刊記、跋與朝鮮史書、朝廷公文紀錄以及印刷字體、版心、版面、標點符號等形式特徵，討論成書年代、編纂者、諺解者、刊行年代、刊行地點、所藏地等。

老乞大朴通事描寫高麗或朝鮮商人去中國買賣的過程。早期純漢文本老乞大朴通事中描寫高麗與元代的文化風俗，到了朝鮮後期開始修改某些內容，以此觀察高麗與朝鮮的衣服、錢、度量衡單位等文化風俗的變化、中韓兩國交易的歷史與交易商品、交易地點等內容。

韓語語法、韓語詞彙研究把諺解本漢語句子的韓文翻譯當成研究的材料，探討近代韓語詞彙與語法特徵。韓語語音與韓文字母發展史則以漢語的韓文注音與韓文翻譯當做研究材料，擬構近代韓語音系，並研究韓文字母的歷史演變。

近代漢語語法與詞彙研究，以純漢字本或諺解本的漢文為研究對象，探討近代漢語語法特徵與近代漢語詞彙。近代漢語語音研究以漢語的韓文注音為研究的材料，探討近代漢語音系、聲韻母的演變等。

本章節介紹語音研究中討論朝鮮漢語教科書的「正音」性質研究。關於朝鮮漢語教科書的兩套韓文注音與朝鮮其他韻書注音的關係，還有「左音」與「右音」之間的關係，本文整理出以下四個小節，分別為：2.1 左音是《通攷》俗音；2.2 左右音等值；2.3 左音是南方現實音；右音是北方現實音；2.4 小結。

2.1 左音是《通攷》俗音

康寔鎭(1985)、遠藤光曉(1990)、李得春(1997)、姜信沆(1999)、柳在元(2002)金基石(2003)認為朝鮮漢語教科書的左音是《四聲通攷》的俗音。

康寔鎮認為老朴左音不是諺解當時的漢語，而是來自《四聲通攷》的音。¹⁰關於《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的左音與朝鮮對譯韻書的正俗音之間的關係，康寔鎮(1985:61)提到：

以《翻老朴》之「左音」與《洪譯》之注音相比，可以看出這「左音」與「俗音」大略一致，可見《翻老朴》之「左音」是由《通攷》之「俗音」來的。

他舉〈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中的〈諺音〉和〈正俗音〉兩條，做出「左音」性質的結論之後，語音研究的重點都在於「右音」的變化。康寔鎮在論文中闡述老朴諺文對音的變化時，認為《翻老朴》的左音等於《洪武正韻譯訓》「俗音」，《翻老朴》「右音」代表崔世珍當時的語音。康寔鎮介紹各版本的特徵時，提到《(平安監營重刊)老乞大諺解》的「左音」與《四聲通攷》的「正音」相同，但他論述的重點不是「左音」，所以論文未討論「左音」問題。¹¹

遠藤光曉(1990:iii)表明《翻老朴》左音的來源：

諺文注音有左右兩種。根據崔世珍《四聲通解》附載的〈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見《老乞大諺解》，奎章閣叢書第九，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44年等等)，左側音是申叔舟《四聲通攷》(《洪武正韻譯訓》的節本)的“俗音”；右側音則是崔世珍新加的。左側音與《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解》的“俗音”相同，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右側音與崔世珍《四聲通解》的“今俗音”不盡相同，右側音的性質問題還有討論的餘地。

如上述，遠藤光曉認為《翻老朴》左音等於《四聲通攷》、《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解》俗音。

李得春(1997)解讀《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中〈正俗音〉條的結果，認為諺解「右音」是「正音」，「左音」是「俗音」。諺解的正俗音與《四聲通攷》正

¹⁰ 對康寔鎮來說，左音來自《四聲通攷》才是重點。左音是《通攷》的正音還是俗音，這不是重點：『從崔世珍以來，「右音」雖是新的注音系統，但已被修改數次，而「左音」則仍然保留到最後之《重老諺》。』(康寔鎮 1985:60)

¹¹ 康寔鎮(1985:34)：

此書之漢語字句，與《老諺》《翻老》《老》完全相同，語音與翻譯文也與《老諺》相同，只是語音中「左音」有點出入。《翻老朴》《老朴諺》之「左音」來自〈四聲通攷〉之「俗音」，而此書之「左音」則大部分寫〈四聲通攷〉之「正音」。反正「左音」並不是當時的音，只取之《通攷》，所以並不重要。重要的在當時實際音的「右音」上，然這「右音」與《老朴諺》相同，因此在漢語語言史上來講，沒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因此本論文就不把這本書當作語音、語法的研究對象。

引文第一行「此書」，在原文指《舊刊老乞大》，即本論文用《(平安監營重刊)老乞大諺解》。

俗音的關係是「《翻譯朴通事》的「左音」跟《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一致，符合正俗音條的規定，但「右音」有的相符有的卻不相符。又李得春(2001:47-55)說：

崔世珍諺解的右音可分為三類：一是跟《洪武正韻譯訓》正音一致的，二是跟《洪武正韻譯訓》俗音一致的，三是崔世珍諺解時期的“時音”。

他認為「右音」從《朴通事諺解》所產生的語音變化是對〈正俗音〉條規定的一種應變。

姜信沆(1999)¹² 說：

《翻譯老乞大》與《翻譯朴通事》編纂被認為比《四聲通解》早兩三年，該書裡面也出現標音。該書在所有收錄漢字下面用韓文記錄了左右兩種音，左側音是《洪武正韻譯訓》(即《四聲通解》)的俗音；右側音是16世紀現實北方音。之後一個漢字有兩種標音的這種方式成為朝鮮漢學相關書籍的傳統。

柳在元(2002b:140)¹³討論老乞大朴通事左右音與正俗音的關係，所說的正俗音的概念是與朝鮮譯音書裡正俗音的概念相同：

我們可以知道，所謂韻書類譯音書的正音，指的是在該字母¹⁴底下，以訓民正音來標註的音；俗音則在註內反切下，以「俗音某」的形式來標註的音。如此的正俗音概念，不但申叔舟或崔世珍的，而且《翻老朴》以後的各種譯音書編撰者的，也沒有改變。

柳在元(2002b:144)認為《翻譯老乞大》的左音是俗音：

《翻老朴》的左音標記系統，是與《通攷》的俗音標記系統相同。……左音是按照《通攷》式標音系統（俗音標音系統）所紀錄的《翻老朴》編撰當時的俗音。

柳在元(2002b:155) 認為左音是俗音；右音是正音：

¹² 原文收錄於姜信沆(1999)《新國語生活》第9卷第3號99年秋，本文引文來源從姜信沆(2007:233)。

¹³ 論文初稿忽略柳在元(2002b)，論文口試時，郭秋雯老師提到該論文，而論文修訂時補上去了。感謝郭老師的提醒。

¹⁴ 筆者認為，引文「該字母」指的並不是韓文字母，而是漢字字母。參考附錄二[圖 1]，如《洪武正韻譯訓》第三卷第八韻是真韻，其第一個「真」字前，先出現「照」，然後接著寫韓文注音「진」字，由此可見引文中所說的字母，是像中國傳統聲韻學所說的「幫旁並明」等字母。

通過各種諺解文獻的〈序文〉、〈凡例〉等的記載，客觀地探討正俗音和左右音之關係及性質問題，而得到了如下的結論。

- 一) 左音相當於俗音，右音相當於正音。
- 二) 除了俗音之外，正音（尤其是帶有俗音的正音）也是現實音。

金基石(2003:22-23)研究關於《譯訓》、《通攷》、《通解》三本韻書的「正音」、「俗音」、「今俗音」的關係後，認為：

正音是《洪武正韻》的韻書音，俗音是申叔舟等編撰《通攷》時的現實音，即中國 15 世紀前期或中期的北方音，而“今俗音”是崔世珍編纂《通解》時的現實音，即中國 16 世紀前期的北方音。兩者時間相隔不遠，但會有一些編撰者審音依據的不同而產生的標音差異。

關於前面三本韻書的正俗音與朝鮮漢語教科書「左音」的關係，金基石(2003)認為：

考察《翻老朴》到《老朴諺》《類解》及《五倫》《重刊老》¹⁵等諺解書的注音，左音相對穩定，而右音則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的。可以說，正音是當時的所謂“規範音”，俗音則是規範音中發生變化的“時音”體系。

透過《翻老朴》凡例的分析，他做出推論，《翻老朴》的「左音」基本上與《通攷》、《譯訓》的「俗音」皆相同。

2.2 左右音等值

朱星一(2000)認為朝鮮漢語教科書的左右音只是標記方式上的差別而已，兩者音值相同。朱星一(2000:44)認為《翻老朴》左右音的音值相同：

左右音的主要差別在於標記方式上，而其音值上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朱星一認為「左右音」的差異是標記方式上不同：

單從表面看，左音和右音的體系顯然不同，兩者之間好像有幾百年的差距。但我們認為，兩者之間的差異只是由於審音依據和時代要求的不同

¹⁵ 引文中書名略號：《譯語類解》略稱《類解》；《伍倫全備諺解》略稱《伍倫》；《重刊老乞大》略稱《重刊老》。

造成的，而他們追求的目的語是相同的，而且其注音反映的時代也相差
不遠。(朱星一 2000:38)¹⁶

左音是依據《通攷》俗音制字方式的注音¹⁷，即利用訓民正音初中終聲¹⁸
的各種性質來進行的注音；右音則是依據“國俗撰字之法”的注音，即
爲了初學者學習漢語之便，利用當時在朝鮮通用的訓民正音初中終聲和
旁點中與漢語語音相似的音進行的較簡單的注音。(朱星一 2000:44)

朱星一(2000:40)認爲，《譯訓》正、俗音的主要來源可分：「正音」是從中國的官
員、學者，如明代翰林學士黃讚等人，還有訪朝的中國使臣，即倪謙、司馬恂等
人取得的音；「俗音」是從來往燕都(今北京)的人與北方的佛教徒(釋)、道教徒
(老)、軍人(卒伍)等普通老百姓取得的音¹⁹。朱星一(2000:41)據《通考》凡例，提
到崔世珍已了解《譯訓》正俗音的區別與南北方言有關，「從《譯訓》的入聲韻
看，正音接近於南方音；俗音接近於北方音。」他認爲《翻老朴》「左音」反映
十五世紀北方音：

《譯訓》的俗音反映了當時(15世紀)中國北方現實音，因此依據《通
考》俗音的《翻老·朴》左音也較好地反映了當時的北方音，也就是
說左音的入聲韻-ㅁ[-ʔ]和-ㅂ[-f]較好地反映了當時在中國北方消失過程
中的入聲韻。(朱星一 2000:41)

朱星一的這種說法，從《翻老朴》凡例〈諺音〉條所云「俗撰字之法來幫初
學」來解釋的話，還講得通。但是我們發現左右兩音的差異不僅是拼法的差異，
而是在於兩個注音的實際音值的不同。〈諺音〉條中舉例說明通攷所制之音與俗
撰字之法之間的差異，可以觀察左右音音值上的差異。通過條文中據幾個全濁聲
母兩種注音的觀察，我們發現「左音」全濁聲母到「右音」按照平仄，分別寫成
次清和全清音，從此點我推論左右音音值不同。

柳在元(2002a:17)也強調左右音的標記方式上的差異，他認爲左右兩音皆是現
實音，只在拼音方法上有差異，一個是比較仔細專業的標音法；另一個是比較簡
單容易念出來的標音法：

¹⁶ 朱星一(2006:112)：「《翻譯老乞大、朴通事》(1517年前)左音與右音主要差別在於審音依據的
不同即標記方式的不同，而它們反映的實際音值則並沒有大的差別。」與朱星一(2000)看法一致。

¹⁷ 《翻老朴》左音與《洪武正韻譯訓》俗音的對應關係大體上都一致的，但也有少數的例外，
朱星一(2000:73-78)列出這種《翻老朴》左音與《洪譯》俗音不一致的例子，共八十二字，還說明
其原因。

¹⁸ 韓文所謂初聲相當於聲母，中聲相當於元音包括介音與元音韻尾，終聲相當於輔音韻尾。

¹⁹ 《洪武正韻譯訓》序：「乃命臣等，就正中國之先生學士，往來至于七八，所與質之者若干人。
燕都爲萬國會同之地，而其往返道途之遠，所嘗與周旋講明者，又爲不少。以至殊方異域之使，
釋老卒伍之微，莫不與之相接，以盡正俗異同之變，且天子之使至國，而儒者則又取正焉。」

“左音”是按照《四聲通攷》的標音方法來加注的，它還使用了一些專門用於漢語的標音符號。我們可以說“左音”是嚴式的標音系統。……我們可以說“右音”是寬式的標音系統。

“左音”有著下面的三個作用。

- 一) 通過“左音”能發出正確的漢語語音。
- 二) 通過“左音”能掌握《四聲通攷》標音系統。
- 三) 通過“左音”可了解當時的俗音。

柳在元認為，「左音」是爲了更接近漢語語音描寫的，一些在韓文上沒有的複雜韓文字母組合常常出現，初學者不容易念出其音；爲了解決這種問題，教材編輯者使用簡單的韓文字母再注一個。

2.3 左音是南方現實音；右音是北方現實音

安奇燮(1988)透過《洪武正韻譯訓》序、《四聲通攷》凡例、《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四聲通解》序與凡例的分析，主要探討正俗音所代表的概念。從「正音」和「俗音」的概念與實際語料比較，可以說《譯訓》、《通攷》、《通解》的「正音」、「俗音」關係與《翻老朴》的「左音」、「右音」關係不一致，所以《翻老朴》凡例中〈正俗音〉條上所說的「正音」與「俗音」與《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攷》、《四聲通解》的正俗音不同。結論中又提出《翻老朴》的「右音」(俗音)是當時北方現實音，「左音」(正音)是南方現實音。安奇燮提出一種可能，一般學者對《翻譯老乞大朴通事》正俗音的看法，是漢語時代演變的結果，但安奇燮認為「正音」也是跟「俗音」同時代的語音，正俗兩音之差不是因爲時代先後的問題，而是同時代漢語的地方性變體而已。他認為「正音」反映北方音系，所以「俗音」很可能反映南方音系。安奇燮(1988:101)：

《洪武正韻》的現實音	正音(1)	正音(2)-1	正音(2)-2	正音(3)-1	正音(3)-2
《洪武正韻譯訓》的現實音	正音	俗音	俗音	正音	正音
《四聲通解》的現實音	正音	俗音	今俗音	今俗音	正音
	A	B	C	D	E

* 正音(1)：到了《四聲通解》時代還與「時音」(現實語音)相契合的正音。

正音(2)-1：因與「時音」不合而編撰《洪武正韻譯訓》的時候標俗音，在《四聲通解》不標今俗音的正音。

正音(2)-2：因與「時音」不合而編撰《洪武正韻譯訓》的時候標俗音，到《四聲通解》不標今俗音的正音。

正音(3)-1：《洪武正韻譯訓》時代可能已有語音變化，但顧此失彼寫漏俗音，在編撰《四聲通解》過程中才覺察到現實音的變化而標今俗音的正音。

正音(3)-2：《洪武正韻譯訓》時代可能已有語音的變化，但顧此失彼寫漏俗音，連《四聲通解》也把俗音給遺漏的正音。

在文獻材料的標音上，正音(1)與正音(3)-2 從《洪武正韻》到《四聲通解》都沒有變化，但安奇燮認為有些音可能沒有適當的反映語音變化，還保留舊音。該論文強調所謂「正音」不是一個時代的音系，音系裡會包括時代變化的層次。

2.4 小結

以上回顧以往的研究，過去研究朝鮮漢語教科書諺文對音的學者一般認為《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的「左音」與《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相同；「右音」表示每個版本刊行當時的漢語語音，可以說是近代北方官話。有些學者認為「左音」與「右音」的音值相同，只是表音方式不同而已。在「右音」是明清北方現實音的前提之下，有些學者認為「左音」可能是南方音系的現實音。

關於《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左音」，遠藤光曉(1990)、姜信沆(1999)認為它與《四聲通攷》及《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相同；康寔鎮(1985)則認為其與《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大略一致；李得春(1997)認為《翻譯朴通事》的「左音」與《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一致；柳在元(2002b)認為《翻譯老乞大》的左音是俗音；金基石(2003)認為，左音基本上與《通攷》、《譯訓》的「俗音」相同。換言之，這五位學者認為《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左音」是申叔舟等人編纂《洪武正韻譯訓》當時的漢語語音。

關於《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右音」，學者之間已有共識，他們認為「右音」是崔世珍編纂《翻譯老朴》當時的北方漢語語音。但是關於《翻譯老朴》「左音」另有一種看法，就是說不但「右音」是崔氏當時的漢語語音，而且「左音」也是崔氏當時的漢語語音，朱星一(2000)²⁰與柳在元(2002a)認為左右音的主要差別，是標記方式上的不同，「左音」相當於《四聲通攷》的標音方法；「右音」則是比較簡單的標記方式。關於左右音的差異另有一種看法，安奇燮(1988)也認為左右音皆是崔氏當時的漢語語音，「右音」是崔氏當時的北方語音，但是「左音」是與「右音」不完全一致的，相對於「右音」，「左音」有可能反映崔氏當時的南方漢語語音。

²⁰ 朱星一(2006)因為以論文主題是明代官話研究，只用十五、十六世紀對音資料，關於左右音與正俗音基本上與朱星一(2000)相同。

關於後期老乞大朴通事諺解類的「左音」與「右音」研究，有張馨實(1994:52)、慎鏞權(1994、1996)、李鐘九(1999:170)、李政桓(2002)、金基石(2003:220)等。張馨實(1994:52)認為左右音之差異，只是反映表記法上的差異，音值上沒有很大的差異，可是張馨實(1994)還說左音比右音稍微保守，而可以說左音是口語上的正音。慎鏞權(1994、1996)研究十八世紀刊行老乞大諺解的漢語音，雖然研究以右音為主，但是可以看到《新老諺》、《重老諺》等後期老朴的注音特徵。李鐘九(1999:170)指出：《朴通事新釋諺解》的左音記錄了《洪武正韻》的音，可是新釋本的左音性質不同於翻譯本、諺解本，翻譯本與諺解本的左音取了《洪武正韻》俗音；新釋本左音舒聲字則等於《洪武正韻》的正音，入聲字取了《洪武正韻》正音，但入聲韻尾通通改為[ʔ]。李政桓(2002)研究《重刊老乞大諺解》左右音的音韻系統。除了研究《翻老朴》以外，學者往往只處理老朴的右音；左音則以《翻老朴》左音或《洪譯》俗音來代替，但是李政桓不但處理右音，而且處理左音，因此我們可以參考後期老乞大左音的音韻系統。

關於後期左音的變化時期，康寔鎮、慎鏞權、鄭丞惠、석주연等曾經提到老乞大朴通事左音的變化，從《(平安監營重刊)老乞大諺解》(1745)開始。其中鄭丞惠(Seoul 大學校奎章閣 2001:72)據例說明《(平安監營重刊)老乞大諺解》左音的變化：

左側音(漢語正音)在平安監營本出現很大變化。只觀察上卷 1a 頁，也能發現「大、解、你、那、裏、麗、今、幾、時、離、了、既、是、半」14 個字不同。在 1a 頁總共出現 63 個字的注音，其中排除重複出現的漢字的話，就是共 36 個字，其中五分之二左右的注音是修訂的。這些修訂注音繼承後代到《老乞大新釋諺解》與《重刊老乞大諺解》。可是右側音(漢語俗音)則沒有變化，……所以注音來講，平安監營本是《老乞大諺解》與《老乞大新釋諺解》的中間位置。

석주연(2003:42)指出《(平安監營重刊)老乞大諺解》的左音修訂：

在《平老諺》只修訂左側音。如果爲了原本諺解書的目的，即追求實際通話的方便的話，最先要修右側音才對。可是在《平老諺》右側音保持前刊本《老諺》的右音。

同書下一頁接著說，《(平安監營重刊)老乞大諺解》的左音繼承到之後的版本：

與《老乞大諺解》的差異，如上述，是注音。此注音到後來持續到《重刊老乞大諺解》。

關於本論文的重點，老朴辨音上左音的價值，金基石(2003:220)指出：

對朝鮮諺解書諺文字母的辨音（即音值考訂），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2.正齒音與齒頭音的音值，在《翻老朴》和《老朴諺》裡只靠右音標記就無法辨別其音值，必須要結合左音和右音才能辨音；…… 4.部分日母字的對音，在《朴新釋》裡變成“○” [o]，因此也應結合左音的諺文字母符號“△”才能確定其音值，而《華音》和《華音》的日母字全都用“○”來對音，對此應參證同時期漢語音的有關資料（包括方言資料），等等。總之，對朝鮮韻書尤其是諺解資料不能只靠右音確定音值，而應綜合考察左音和右音，辯證地觀察兩者之間的關係。²¹

以老乞大朴通事的注音，構擬近代漢語的音值，一定要參考左音，只靠右音無法考訂漢語音系。這意思是左音不只是理論上的規範音，而是與右音分擔表示實際漢語語音的功能。



²¹ 因為原文中 1.與 3.與左音的價值無關而省略。